

DENGXIA XUESHU
WENKONG

灯下学术文丛



灯下，是学者灵魂安静栖居的所在，也是思想自由飞翔的地方。以此为一系列原创性学术丛书命名，意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倡导一种学术沉潜的努力与用心，同时也有对学者角色定位的明晰与期许。记得唐毅先生《述怀》诗中有云：「平生不羨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胸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这种意境，于今虽然难得，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对它的向往。这样，我们时常迷茫的心灵中才会有一盏学灯高高挂起……

—— 编辑人语

王成军/著

纪实与纪虚

——中西叙事文学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JISHI YU JIXU



王成军
／ 著

纪实与纪虚

——中西叙事文学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 / 王成军 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7 - 80647 - 596 - 6

I. 纪… II. 王… III. 比较文学 - 中国、西方国家
IV. 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806 号

书 名: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
作 者:王成军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625
字 数:23.2 万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80 元

ISBN7 - 80647 - 596 - 6/I·385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 - 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何永康

成军从徐州来,那里是唱“大风”的地方,是“车轮滚滚”的地方,故他的身上洋溢着豪爽之气,为学也有一股子拔剑起舞的劲头。

他是到“随园”来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方向是文学评论。入学不久,我让他参加本人主持的江苏省“十五”社科重点工程项目——“20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他做得很认真,很勤奋,先是完成了关于“纪实与纪虚——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相当优秀;继而扩大战果,推出了眼下这部专著《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我为之鼓掌。

此著梳理、论证了中西小说的叙事传统,反思了20世纪中西小说研究的成功与不足,力图在新的学术高度重建中西小说学。选题有针对性,有学术含量。

我曾经对成军说:做项目,写论文,总得提出一点新鲜的东

西,否则,就不要去耗费自己的和别人的宝贵时光。他本来就不太“安分”,喜欢冲击,这一来就更加大胆和放纵了,竟然提出:文学的本质属性不是虚构而是纪实,虚构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伪命题,应当代之以“变构”或“想像”;一切叙事,皆是纪实!

我有点意外,拿不准,就组织成军的同窗们反复讨论,企图修正它,甚至摧垮它。成军固守阵地,从理论和事实诸方面调兵遣将,舌战群儒,终于慢慢地占了上风,使大家有点儿信服他了,支持他了。

这种情形,比他早一届的骆冬青也彩排过。骆冬青推出了“政治美学”之说,力图澄清中国 20 世纪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关系。此论一出,好几位资深文艺理论专家皆不以为然;一位老前辈甚至遍索文艺理论辞典,曰:“从无‘政治美学’之说。”于是,我们组织二十多位文艺学博士生和博士后进行“预答辩”,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政治美学”进行敲打,似乎要将它扼杀在摇篮里。但骆冬青坚强地“活”下来了,博士论文答辩相当激烈,相当“残酷”,也相当成功。王成军也大体上经受了如此这般的考验和锻炼。否则,就没有勇气拿出读者眼前的这部专著了。

我认为,本书的立论是稳当的、坚实的。生活的真实经过文艺家的加工、演绎,变成了艺术真实。这种加工永远离不开“实事”。选择也好,拼凑也好,都不是凭空创造,都得有模特儿作标本。所以,文艺家的加工,不可能凭虚而构,只能是据实重构。艺术想像不是“虚构”的想像,而是重组和合理化“实事”的想像。基于这一认识,王成军的“一切叙事皆是纪实”,庶几可以成立了。

本专著还对中西小说叙事中的“道德安全”、如何加强传统

叙事的现代转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可开世人之新眼目,有助于新世纪中西小说学的学科建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成军在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学有专长,自成一家。本专著也是他构建中西传记诗学的成果之一。在具体论述中,成军视野开阔,资料丰富,梳理清晰,鉴别严格,能在较高的理论层次,对有关问题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剖析和阐释,所以全书显得谨严、深刻、求实而创新。

如今,成军已经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了,指导导师是周宪教授。这中间,可能有许多缘分。周老师在文艺学领域是光芒夺目的,对弟子的要求也特别严。这是成军的最佳去处,相信他定能层楼更上,在严师的指导下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2003年10月于南京白云园

目 录

序·····	何永康(1)
导论 纪实叙事与纪虚叙事·····	(1)
第一章 传·传记·传记文学·····	(20)
第二章 文本·文化·文学·····	(32)
第三章 批判性·文学性·文类性·····	(49)
第四章 概念·范畴·标准·····	(60)
第五章 时间·记忆·叙述·····	(71)
第六章 梁启超与传记文体革命·····	(88)
第七章 中国传记文学的三大渊源·····	(102)
第八章 17、18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	(118)
第九章 自传文本的解构与建构·····	(134)
第十章 莫洛亚·传记美学·主体性·····	(148)
第十一章 哲学·传记文化·民族性·····	(160)
第十二章 作者·叙述者·隐含作者·····	(169)
第十三章 叙事伦理·····	(198)
第十四章 中西小说叙事渊源论·····	(228)

2	第十五章 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	(246)
■	第十六章 一切叙事皆是纪实·····	(270)
纪实与纪虚	第十七章 自传性与中国当代文学·····	(299)
——	第十八章 夏多布里昂·巴赫金·司马相如·····	(308)
中西叙事文学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320)
	后记·····	(326)

导论 纪实叙事和纪虚叙事

——中西纪实叙事学的构建

我之所以选择中西纪实叙事学的课题,这是在法国著名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论点刺激下产生的,热奈特在他的论文《虚构与行文》中,提出了要注重叙事学中纪实叙事的研究的观点。显然,直至今日,中西叙事学的两个分支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虚构叙事一家的风姿和内容身上。热奈特认为,这是一种“以为虚构叙事文的本质即完美叙事文”的“隐形偏爱”。换句话说,纪实叙事文则不是或很难是完美叙事文。热奈特在论文脚注中指出保尔·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但是,热奈特不无忧虑地指出:保尔·利科、海登·怀特和保尔·韦纳等研究人员,他们“是从另一学科的角度如时间性之哲学、修辞学和认识论等去研究历史叙事的形象和情节的”^①。事实上,中国叙事学的状况更堪忧思,富有纪虚叙事传统的西方,已开始扭转只重视纪虚叙事的隐形偏爱,而我们中国时至今日却仍在高扬虚构叙事之大旗,这是一种屈服于西方文化霸权并且反传统文化的内在学理缺陷,该到我们清理这一不重视纪实

^① [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叙事的理论与实践的现象,并构建中国自己民族传统的中西纪实叙事学的时候了。

—

纪实叙事和纪虚叙事^①是中西叙事学的两大分支,总体来看,西方是以纪虚(虚构)为始源,中国则是以纪实(实录)为嚆矢的。毫无疑问,自亚里士多德起,西方诗学就奠定了虚构的正宗地位,并统治西方的文学观念至今。在《诗学》中,他提出“诗”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学性,因为“诗”有更多的“可能性”。^②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自孔子起,以史传文学为主体的中国叙事学是把实录奉为最高审美原则的。孔子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③问题是,西方叙事学有着一一条由虚构正宗到虚构、纪实并重的发展轨迹,而中国则出现了令人沮丧的扬虚构贬实录的演变态势。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纪虚叙事占有叙述的统治地位。当然,这里的虚构文体,主要为

① 这里我们受到热奈特的启发,他说:“用虚构和非虚构名称,显系话语的霸权。”但是,热奈特的名称“factuel”与“fiction”也不容易区别。我们认为,在中文里,“纪实”与“纪虚”比较清楚地从字源上区别了这种叙述。这里的“纪虚”一词是我们的创造,目的是为了表明两种叙述方式的平等。我们还发现在中国汉字中“实录”与“虚构”也能清楚表示两者的区别,而没有扬虚构贬实录之意。行文中我们将把它们与“纪实”和“纪虚”作为同义词使用。论文中的“历史”二字,我们取欧洲语言中“表示实际发生的事件”和“对这些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叙述”的后者,即历史是历史叙述或纪实叙述。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③ 转引自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悲剧。小说被纳入其园地还要到千年以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应是情节的摹仿者。这里的“摹仿”就是虚构。“换言之,成就诗人的,不是行文,而是虚构。”热奈特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断然立场取向成为解释驱逐任何非虚构类作品的原因。^① 我们认为,这种驱逐纪实类作品的严重后果是,自亚里士多德以后,西方美学家走进了一条虚构至上的迷宫,结果逻辑上学者们不得不从纪实作品也有虚构这一观点入手来为纪实作品辩诬,这样,毫无疑问就认可了亚氏“虚构”这一“逻各斯”中心。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历史学家如果同时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并且毫无设防地说:仅仅把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是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② 修昔底德是以严格考究事实著称的希腊历史学家,但是,柯恩福却在他的《爱编故事的修昔底德》中指明此历史叙述分明受到希腊悲剧的惯例所支配。海登·怀特为纪实叙事学美言不少,提升了历史文本的地位,但是他也没有摆脱逻辑怪圈,他公开把历史文本称为“文学虚构”。例如关于历史叙事中的故事,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并得出结论说,当历史学家成功地发现历史事实中隐含的故事时,它们在叙述历史事实而非虚构。针对柯林伍德这一观点,海登·怀特却说:

柯林伍德没有认识到,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

① [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第89页。

② [英国]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①

我们不禁要问,在小说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历史叙事本身的叙事技巧怎么变成后世小说的技巧了?这里,海登·怀特显系从虚构是文学本质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叙事的。热奈特有一句话值得深思,他说: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有诗学的错误,大概就是每种诗学都试图以“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甚至“名副其实”的文学代替其准则所适用的、该诗学为此而诞生的文学艺术之一部。从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的意图而言,上述诗学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不称职的。^②

为此,热奈特指出了“文学性呼唤多元理论的观点”。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虚构诗学理论,仅仅是在悲剧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形式,尽管它是以虚构为文体特征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代替整个文学准则。从文学性的多样性来

①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② [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第101页。

看,我们必须承认纪虚叙事和纪实叙事两大叙事美学形式的存在。换句话说,纪实和纪虚是中西叙事学的两个分支,它们之间没有也不应有谁正宗谁边缘、谁有审美价值谁无审美价值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缺少反诘虚构为文学本质的理论。难道说虚构了就是“文学”了?因此,追根究源,我们应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比“历史”价值高,即虚构远胜于历史叙述的理论进行批判。在此,我们至少应明确一点,虚构叙事并不在文体上优越于纪实叙事。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学者开始走出这一怪圈的同时,中国叙事学界则自愿戴上了本不属于自我的虚构帽子,至今没有觉醒。

在中国,历史叙述有着极崇高的文化地位,其中最优秀的典范之作是受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影响的司马迁之《史记》。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指出《史记》实为孔子的历史哲学的产物:

这个国家史学的祖先是在此后很长时间里、许多历史学家都模仿的、前一世纪的司马迁的《史记》。但司马迁的《史记》不只是以对过去事实的记录,即以朴素的记录的本能来写成的书籍,他对于人类全体的运命是有所思想的,并且不是用抽象的理论来表现这些思想,而是通过实际的人物、事件来表现这种思想……这是隐藏在史学结构中的重要个人传记,它不仅仅是个人传记,还是把个人作为各种

同类人的典型来描写的传记。^①

中国的这种重视历史叙述的纪实倾向,曾得到过黑格尔的赞美,黑格尔在赞美中国纪实叙述博大精深的同时,甚至认为印度没有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叙述的国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更加注重历史的史学倾向的班固父子,也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就从理论上认可了司马迁纪实叙事的合法性。我们想,这里不能简单地说,当时文史未分家,因为,这“文”、“史”二字的划分太笼统,作为《史记》不能简单归为“历史”或“小说”。^②从叙事学来看,《史记》应归为我们所称的“纪实”叙事。也正是从《史记》开始,这一重视纪实叙事的传统,代不乏人。这种尊重实事,用实有之事来思考人类命运的叙事传统不但融入了中国文化,而且几乎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最高追求,哪怕“身膏斧钺”、“书填坑窖”^③。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的纪实叙事理论并没有因此而达到自觉,特别是到了唐代传奇出现以后,愈发显示了中国纪实叙事理论的滞后,其一是,理论更加保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说:“鉏耨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其二是,借史传来抬高小说家的地位。与西方不同,中国论者在叙说纪实中也有虚构时,是以小说的眼光来梳理史传的,结果,不但未能建构中国纪

① [日本]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21页。

② 至今仍有学者要把《史记》归入小说,这是一种以虚构为正宗思想的表现。为什么不换位思考,视《史记》为纪实?参见台湾学者周锡禄《再论〈史记〉不是史》,文载《明报月刊》1990年4月号,第98页。

③ 刘知几:《史通》,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1页。

实理论,反而解构了史传独特的纪实特征。

更令人遗憾的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由于参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虚构为文学本质”论,中国的纪实叙事由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反倒转入了边缘。因此,我们可以说,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虚构文学理论阐释文学文本的大展示。令人深思的是这一学理缺陷至今仍不被国内学者警醒。在这一点上,国外学者的观点反倒值得重视。日本文学史家吉川幸次郎说得好:文章形式的文学,在唐宋以后直至 20 世纪初,与诗歌形式的文学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但是在 20 世纪初,其价值被贬低,甚至为文学史家所排斥。但吉川幸次郎认为:在这种文学中能够体味到中国文化的气质和特色。因此比起主要是以虚构为特点的西方文学来,这种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是我深信不疑的。^① 然而,这一重视中国纪实叙事的观点仍然被诸多当代学者怀疑。即便出现一些论述纪实叙事价值的文章,也是从小说与史传的关系角度去发现史传中的小说性或小说中的史传性,重点仍放在“小说”字上。^② 所以本书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我认为应尽快构建中国自己的中西纪实叙事学。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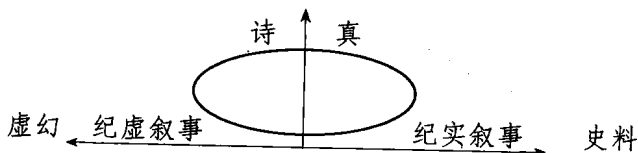
叙事学分为纪实和纪虚两大分支,这是不争之事实,我们这

① [日本]吉川幸次郎:《纪实与虚构——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未来》,引自陈柏青编《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 5 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218~219 页。

② 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李长之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准确地概括了《史记》的美学特色,但结果还是将《史记》的纪实叙事归入了小说文体中。

里的逻辑出发点是,两种分支皆统一于叙事学上的“叙述”即“纪实”之“纪”和“纪虚”之“纪”上。这样两者之间不存在谁是“完美叙事文”谁不是“完美叙事文”的“隐形偏爱”。由此推理,我们就有可能集中笔墨于总结归纳纪实叙事文的文体特征而不会像中国明清迄至现当代的小说研究者那样,把纪实叙事文的诸多规范划入了“小说”。

我们认为,纪实与纪虚在叙事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区别是前者是“向实而构”,后者是“向虚而构”。所谓“实”是指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例如:楚汉战争中的刘、项实有其人,垓下之围中的“霸王别姬”实有其事。所谓“虚”是指可能有其人,可能有其事。例如:贾宝玉是曹雪芹虚构之人,其梦游太虚幻境并无其事可查。这里,从作者与读者的认同关系来看,我们同意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说,即作者与读者间签定了彼此认同的“契约”。但我们想,仅仅有一个“契约”还不足以约束彼此特别是作者的权力。这里刘知几提出、章学诚补充的“史家四长”和我们提出的“诗”,是保证“纪实”叙事之所以成为纪实叙事的因素之所在,用图表示为:



从上图可以看出,纪实与纪虚同源于“纪”(叙事),但纪实是朝着历史真实(史料)方向移动,纪虚是朝着生活虚构(虚幻)一端发展。但同时,纪虚和纪实会脱离其虚幻与史料的横坐标而提升并围绕诗与真的纵坐标而形成一个圆。这个圆,就是歌德所

说的纪实叙事学所追求的美学目的——“诗与真”，也是鲁迅称誉《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本范畴。以前我们把坐标右上侧的纪实叙事方法归入给了小说，这不但是武断的，也更是“虚构至上”的深层心理使然。事实上，从构建中西纪实叙事学的诗学高度来看，我认为，应把历史叙述与小说叙述打通，皆统一在“诗与真”的坐标系中。让我们举几个名称具体说明之。

想 像

想像是历史叙述的方法之一，但这并不是说，纪实与纪虚在想像上没有了区别。事实上，在纪实叙述中，想像是一种保罗·利科尔所说的“复制想像”^①，是对历史真实事件的“复制”而不是创作一个新的事物的“再现想像”。用钱锺书先生的话说，纪实叙述中的想像是“肉死象之白骨”。而且钱先生在指出史家叙述的“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时，虽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但是钱先生只是说历史叙述与小说可相通，而非相同也。对于这一本质区别，却多被论者忽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真正的历史叙述中的想像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达到小说中的想像同样的美学效果。歌德的《诗与真》就是一个经典例证，卡西尔说得好：

① [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5页。